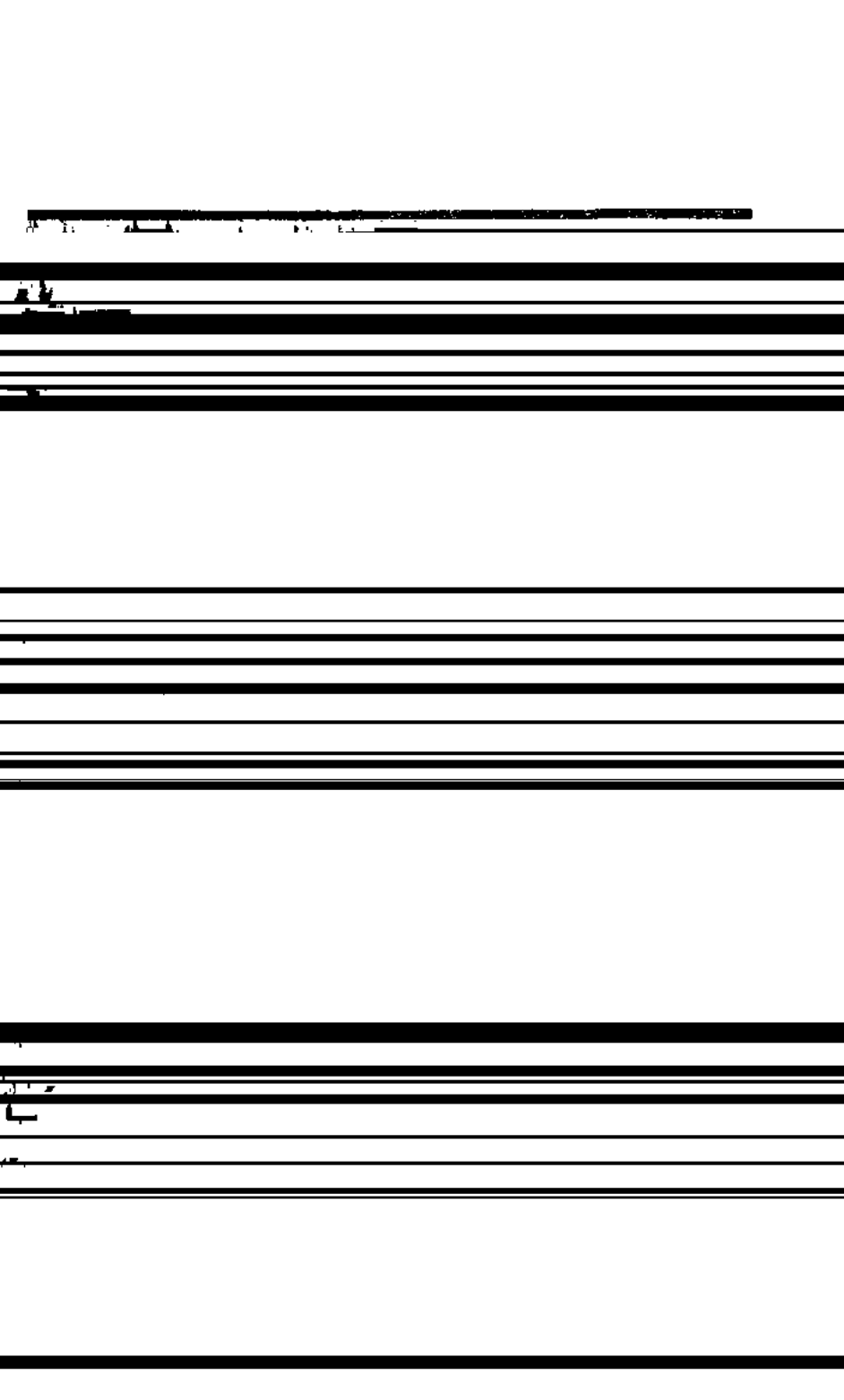


欽定北史

卷之十
七四六



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石乃詣闕請爲
軍前驅朝廷嘉之卽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
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
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
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
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
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欸密政術
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
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卽授弘農郡守
從擒寶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

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
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
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
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
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
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
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
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
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
峭澠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

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刼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

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
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
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
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
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
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
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
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
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
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

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
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
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
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
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
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
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
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
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
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

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
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
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
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
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
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
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
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
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置勲州

仍授勲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
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
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
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
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
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
放東還竝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
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
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
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齊令守一

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
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
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
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
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
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
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
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
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
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

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

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
久勞戰爭今旣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恠也孝寬答
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
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
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
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爲君
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
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榦樹不扶自豎今
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旣聞更潤色之明月

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竝趨虜庭必當望旗

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
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鷄以北
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
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
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
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
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
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
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
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

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于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

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剋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九年除徐兖等十

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廓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欸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